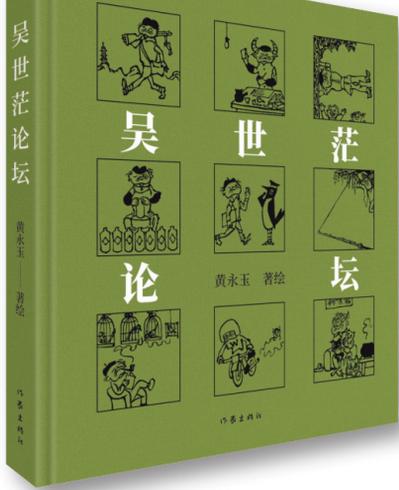


# 论万事皆可「格」与路中间的石头

——黄永玉《吴世茫论坛》读札

□王迪



正值周末，盘桓琐事，身不得脱，心不得放。幸于混沌中得《吴世茫论坛》一书，急急翻阅，数阵大笑过后，浑身舒泰，只觉世间万事皆可“拿来一笑”，那些忧郁的碎屑，正是最好的下酒菜。

这吴世茫吴老汉系出名门，创自画界圣手、文章鬼才、历史圈活化石、名人圈活地图、朋友圈酷老头黄永玉黄老先生。不知诸君是否会一本正经地问：“吴世茫是谁啊？”你笃定会收到一个憋着的坏笑：“‘吴世茫’就是‘无事忙’啊！就是黄某某的顽皮化身啊！”记得海棠诗社，各人皆有雅号，薛宝钗早为贾宝玉取了一个，唤作“无事忙”。这吴老汉是否真是无事忙，只能请诸君自己翻开书来下个判断了。

吴老汉看广告上“大师”天天有，要做个《大师论》；看电视生活栏目讲如何剪指甲，要写个《如何剪指甲论》，并由此扯到做人的谦逊；读神话故事，不去豆角架下听恋人悄悄话，偏要思考织女为什么爱牛郎；老婆子买了条注水鱼，洋洋洒洒写下《鱼水遗篇》，隐喻两位文化名人的浮沉命运；公交车上听人家售票员大喊“有没有没有买票的没有？”因为断句的困惑一路想到各种广告、标语、方言、谐音；旅游时听“仙人梳头”一类的象形景点，援笔写下《山是山，洞是洞，树是树论》；人家盼了几十年才分到新居，他的乔迁之礼竟是一篇《贺丁聪新居为大水所淹》……天下事，无一不要拿出来摆一摆，论一论，或言社会现象，或品世态人情。

偏偏这老汉目光如炬，且以思考为乐，什么事都拿出王阳明“格”竹子的劲头来，总想他人之未想，让你不得不“哦哦哦”地佩服。织女爱牛郎，难道没有别的男士为仙女不平吗？老汉一番绞尽脑汁，最终得出结论：“原来做人难在平常。”从爱情观直升入人生观，真是妙语！（论画家和打屁股之辩证关系），讲某画家经过一番经营，好不容易跻身名流，不想却被索画大军弄得“活不得死不得”，遂以周郎打黄盖之喻，劝慰画家小兄弟于名利关系上要看得开，得回答：“黄盖虽挨打，究竟一辈子只是一回，若朝朝升堂打屁股，铁盖亦打碎矣！……怎吃得消？”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人情世故的根节儿抓得稳准狠，堪称“抓王”大师。再比如某名酒厂家，进京走动，各单位趋之若鹜，抢不到的沮丧直如丧父。吴老汉就此事评价道：“一个人，一件东西，一尊神灵，往往都是自己尊奉起来的。成为神的人就会真的以为自己老早就具备让人们膜拜的条件了，而且慢慢地行使起决定人类命运的权力来。原来虔心尊奉的那些人倒是非常心悦诚服地在继续天天念经，甘受决定。”瞧瞧，这下，和《大师论》里的“馒头大师”“痔瘘大师”“拔牙大师，保证不疼，一元一颗”对应起来了。敢情这吴世茫老汉是“腹黑大师”，眼里被风吹进了沙子，定要揉一揉，讲几句俏皮话，戳戳风的心窝子。这敏锐劲儿，是打杂文前辈鲁迅先生那儿学来的吗？

要搁一平常人身上，有时候“思考”云云，要么流于浅薄，要么过于尖刻，可这吴世茫老汉偏偏遍历世事，杂学旁收，无所不能，写起文章来就像孙悟空挥鞭，天马行空。《眉来眼去论》，先说“文革”中难友间以目传信，内容丰富到几近脑电波交叉在一起嘶嘶作响；接着扯到饭局，夹在商人朋友间，看他们眼目频传交换行业机密，被动退位；又扯到隔壁大龄青年恋爱事宜，被一多事大嫂一嗓子点破“瞧，他们俩多好的一对儿”，一切都完了，饭是煮不熟了；最后写到大陆和台湾以邮件“暗通歌曲”，被某海外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公开。啧啧，这一下“岂不是正在眉来眼去之间又让你把好事点破了？”结束告诫诸君，“遇上好事，不要马上叫出声来，免得把人吓跑了”。这要是换个人来写，“眉来眼去”就只能男女之间的那点情愫和伎俩，到吴老汉手里，家事国事天下事竟然一勾烩。老汉这一生，过了我们普通人几生，弱水三千，舀一勺就够我们眼花缭乱的。

要问吴世茫老汉这一身范儿如何练就，建议留意一下“论坛”中如影随形的陈年家藏“老婆”。上文把吴老汉夸得太好，已有打光棍之嫌疑。孰料世事茫茫，一物降一物，佳人真让他给碰上了。杜甫诗云“老婆画纸为棋局”，这“老婆”叫起来确有几分瓷器。“蔽帚自珍”、包浆的顺手感。老婆好酒，每次饭后假仁假义摆好俩酒杯，杯中物却最终入一人肚皮，老汉乐得为其打酒数十年，其疯其狡诈可见一斑，更有几个“优点”。其一，专治文艺人士的矫情病。老汉欲效仿陈老莲黄子立艺术呼声中赴黄泉如宴会，被老妻倾盆大雨之狂怒讨伐，捏着擗面杖威胁：“你怎么死我都受得了，若再搞那种玩意儿，我可就饶不了你，我就用棍子敲到你活转来！”其二，世事洞明，异想天开。老汉爱面子，被某旅游项目所骗，丧财产几元，欲向老婆抱怨一番，得一顿毫不客气之揶揄：“你懂得什么叫旅游？钱要少了那叫回娘家，串亲戚。旅游就是‘四两拨千斤’，就是‘挂虫蝇，钓龙王’，你自己迎上去怪谁？”“听着！这个旅游嘛！要依着老娘意思，赚的钱咱不给她翻百番。”以下省略五千字，诸君请大胆想象，什么把故宫木头拆了换成钢筋水泥，什么“孟姜女哭、笑、跳、骂四闹长城”折子戏尽情想象。受老婆启发，吴老汉获得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捧杀比棒杀更高明等诸多艺术感悟，这才有了《筹办《死人报》启示》《重建圆明园妙法》《贺某市举办“蟋蟀大奖赛”》，诸文中妇女皆顶半边天。套用吴老汉邻居的话：“吓！瞧这老两口儿，又吃又喝，又哭又笑，把自我折腾当玩意儿……”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妻，有其妻必有其夫。

林语堂当年推崇《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倘若认识了这位世茫老弟之妻，不知会做何感想，至少会放下书生斯文哈哈地大笑一阵。如果诸君中有如我一样八卦者，想知道理想中“有趣的灵魂”该得怎样的佳侣，不妨读读这本书。

若你以吴老汉就是黄永玉老，又可只对了一半。笔者曾经有幸见过真身一面。席间闲谈，不知为何谈到月亮，我未能免俗地问：“如果可以，您不是也想去月亮上旅行？”没想到黄老断然回道：“当然不去！耽误时间。”我心里耸然一惊。那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原来并不是天性爱闯荡，迫不得已而已；一路走来也不真是无愁河，只是不以为意，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而已。真实世界的黄老汉是天底下顶顶老实的人，一分钟一分钟，凭自己的双手愚公移山地开出条道来。《周礼》《楚辞》《庄子》《五灯会元》《瑜伽师地论》召之即来，侯宝林的相声、绍兴的老戏、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之即去。纵是天资聪颖，一个人也只得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夸人妙手偶得的同时，要多看看“妙手”背后的付出——上个月球都嫌耽误时间！《黄永玉自述》中引用张岱《夜航船》中的故事，讲的是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也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起。几番话来往，这秀才竟不知道溜台灭明是一个人，尧舜是两个人。这篇自述的末尾，黄老写道：“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这老和尚的脚就是“头悬梁锥刺股”的麻绳和锥子，黄老被迫了一辈子，老了还惴惴不安，这不安心背后是极大的敬意和谦逊。

席间还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黄老提起一件三十年前旧事：“我开着摩托，见前面的车斗里掉下来好大一块石头，横在路中间，危险得很，趁着红灯的时候，赶紧下来搬走。石头很重，我一步步挪，好不容易挪到路边，绿灯亮了，交警冲我走过来了……”当时我并不能领会这件事情的意义，直到看了这本杂文集。吴老汉虽然久居画斋作画，依然事事都要操操心，插插嘴，横眉冷对少，嬉笑怒骂多，不是板着脸训人，不是光着膀子斗武，而是嘻嘻哈哈间把你的武装解除了，戳一下你的心窝子，叫你醒一醒。

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无事忙吗？在《输球有益论》一文中，黄老说他从女排姑娘身上想到我们全中国人的道德远景。对了，就是“道德远景”这个说法。黄老正是为了这个词，甘当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虽然没有他那样的肌肉，但有他那样的心愿。

最后，愿读者诸君跟我一样喜欢这本《吴世茫论坛》。

## 第一章

一般说来，沈立平不会为窗外的一点声音受到干扰，遛狗女子的说话声，对面楼里二次装修的敲打声，站在楼下草坪旁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都不会打断她的思路。

可是这会儿，楼底下惊惊乍乍的声浪，却一下子引起了她的关注，她不由得捧着打开的书本，侧耳倾听起来。

“这是真的吗？秦勇死了！”  
“真的，他那么有名，谁敢造他的谣？殡仪馆的车子，刚把他的尸体拉出绿茵花园。”

“可惜了，他还年轻啊！听说才41岁。”  
“他六楼上那套复式的大房子，又宽敞又豪华，不晓得会怎么处理？”

“这你就别操心了，总归会有直系的亲属来继承的。”  
“这也怪，除了名气大，很少看见他有家里人。”

“标标准的当代钻石王老五，没听说他是有名的光棍汉嘛！很多小姑娘心中的偶像啊！”  
“说他信奉独身主义！”

“骗人的吧！进出车库的他那辆豪车里，经常有漂亮女孩跟他进出的。”  
“那是他玩玩的呀！反正听说他未婚，是真的。”

“对了，李家姆妈，你是居委会调解委员，你了解情况，你给我们讲详细一点。是不是派出所来验过尸？”

“来的。派出所对他的猝死很重视，请来了专业人员，验过尸，认定他是隐形心脏病突发猝死，请他的直系亲属签了字，才叫殡仪馆车子来的。前后拖了三天。”

沈立平没有站到窗前去朝下面楼前的空道上张望，但仅凭声音，她也听出来了，这必然是调解委员李家姆妈了，她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话，一定是实际的情况。

“真是可惜，赚那么多的钞票，有什么用。”  
“当代社会，猝死也是时有发生的事，不稀奇！”  
“让人不明白的是，房子、车子、票子，秦勇都有，他为啥不找个女人结婚成家？”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新潮。”  
“我们绿茵花园里的住户，大龄姑娘，社会上称之‘剩女’的，还少吗？”

……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

四楼上的沈立平，本来只是好奇地倾听着绿茵花园小区里一条不大不小的社会新闻，想不动声色地留神一下小区女人们的反应。不知为啥，听到这儿，她的脸色潮红起来，而颊上微微地发热、发烫，心房也随之跳荡得剧烈起来，不敢再听下去。

沈立平年方二十九，她承认自己年龄不小了，也可以归入大龄姑娘的行列。但她又不急，在她生活的大环境里，这样的女子还少吗？可以说比比皆是。正像小区里那些爱传播各种各样流言蜚语的女人们说的一样，在绿茵花园小区里，就有不少“剩女”。沈立平周边，还聚有六七个这样的姐妹呢，她们时不时地，会在她购下的五区那套两室一厅的套房里聚一聚呢。

只不过，近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小聚暂别了。

而她就职的文史所，在所里的十来个双硕士、博士组成的姑娘中，她不到30岁的年纪，只能称之为小妹妹。她们这一拨矢志不渝、一心做学问的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已经年过四十，三十六七岁的，还有好几个。三十出头的，正是活得滋润的样子，看她们悠闲自在、欢乐不绝的模样，一副还想痛快快地玩几天的模样。沈立平只不过二十九，在她们中间，真的还属小字辈。

不过她内心深处是明白的，她的年龄不小了。同样地，小区里，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女子，怀里抱着孩子的、推着童车的，找到了如意郎君过着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日子的，更是极为普遍。

故而几句闲言碎语，就触动了她敏感的心境，引得她心跳加剧，脸色潮红。

幸好她一个人坐在屋里读书，父母是不会进来打搅她的。

在她们的嘴里，立平是在专心做学问，钻研问题。但是沈立平敏锐地觉察到，小区里出了这么大一桩意外猝死的人命案，死者又是秦勇这样圈住无数粉丝的著名歌星，在人们茶余饭后纷纷言说的同时，父母也会有意无意给她提及这个敏感的择偶话题。

她得拼命克制自己，不要对关心她、悉心爱护宝贝她的父母发脾气。

最搞笑的是，文史所新来的所长，在两个月时间的调研以后，充分听取了所里科研人员的意见，给他们青年学术沙龙定下的课题是当代城市青年的婚恋。

题目刚从所长嘴里讲出来，就逗起全场一阵哄堂大笑，所有的笑声都是从所里男青年身上发出来的。他们开心地、放肆地笑得前俯后仰，一边笑一边还拿眼睛不时有意无意地瞟向姑娘们。姑娘们没憋住，随之跟着笑起来。可男女之间的大笑声，含义却是不一样的。

文史所的男青年科研人员，清一色都是年轻有为的学者，大多数已婚，即使没有成家，也都找定了对象，在准备结婚，故而和以“剩女”为主的大龄姑娘们形成了显著的反差。

突然爆发的笑声笑得五十出头的所长直觉得莫名其妙，一脸困惑。他显然以为自己是不是讲错了什么，或者是服饰外貌出了啥小瑕疵，瞪大双眼扫视着二三十个青年科研人员。

所长和青年科研人员定下的课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笑声平息下来，他一本正经地出了好几个题目，诸如：多元的恋爱形式是泛爱吗？婚姻是幸福的港湾还是牢笼？自由和放纵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成功的婚姻家庭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等等，等等，亏他能想出这么多的题目来。

所长还振振有词地说，文史所是上海大环境里

的一个文化机构，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不能钻进象牙塔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也要抽出时间观照现实，发出文史所应该有的声音，这声音还须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给人以启示的。

别说所长出的课题引来哄笑，事后还真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不仅她们十来个大龄姑娘，就连已婚的男青年科研骨干，也都在短短两周之内，纷纷报来了选题，题目广泛得令“剩女”们不敢小觑，真亏这帮以斯文著称的书生想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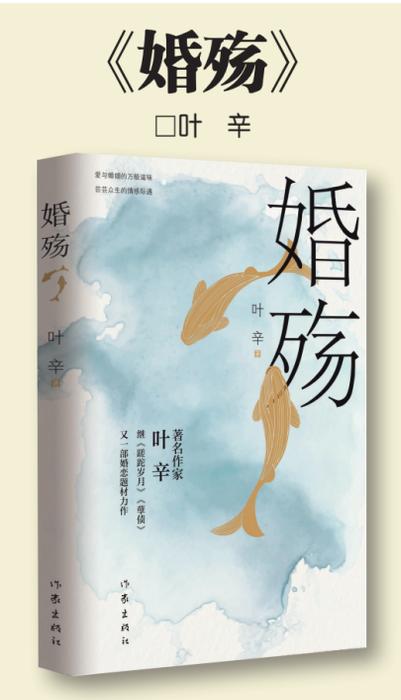
婚姻会伤人吗？  
迷情的外遇心理背景  
有心理异常的男子和女性  
传统婚姻观念与幸福  
贞操和婚前性行为的悖论  
牵手和分手之间  
爱有迷惘期吗？  
……

沈立平也是花了点心思投入到这一课题的思考之中的，但她得承认，她初拟的《初恋期心理考察》这一选题，和文史所其他研究人员的选题相比，未免逊色了一点。

各自的选题报出来，在青年科研沙龙每月碰头会上互相一见面，大龄姑娘们就惊叫起来：哈呀，简直弹眼落睛，论文没写出来，光是看看这些题目，编成一本书，稍微读过点书的男女青年就想看。

姑娘们这才有点佩服新来的所长。这位所长是全国有名的小说家，一来到所里就说，要让文史所发出自己的学术之声，不是一般的钻研成果，而是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关注的学术上有水平的声音。

## 书摘



这话一传开就被姑娘们瞧不起，说真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个写小说的，懂什么学术。学术本就是深奥难懂的，否则怎么评职称叫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研究，就要潜得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沉得住气，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私底下嘻嘻哈哈地把新所长调侃一个够，可到了碰头会上，各人还是拿出了经过思考的选题，既然所长提倡，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又一致通过，所里要把此作为重点课题来抓，政策资金都会朝这个课题倾斜，那么当然该认真对待呀。

从每个人报出的选题，看得出没有什么水分和敷衍的意思。

相比之下，沈立平原来想报的选题就太“平”了一点儿。她只得说，自己还没想好，下一回再报吧。

碰头会之后，课题传出去，社会学所大感兴趣，甚至传出了想同文史所共同完成这一课题的提议。连出版社都听说了，表示论文汇集以后，他们愿意出版，共同做好宣传向读书界推介。

这就更使得沈立平重视起来，她和绿茵花园小区里的姐妹们多次交谈，阅读、浏览相关书籍，还放下架子，开出证明，去婚介所、婚姻登记部门做了调研，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认为不比文史所已报选题差

的题目：  
未婚女子的“暗恋”情结  
她起先想的题目更简洁一点：  
少女的暗恋情结

后来想想，自己都已踏进29岁门槛，再用这个题目，未免狹窄了一些，才定下“未婚女子”四个字，宽泛些，也更符合今天的生活实际。

与其说这个选题是经过充分调研、阅读、比照想出来的，不如说是沈立平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

今天下午她趁着情绪、精神状态都好，正在把选题细化成诸如“暗恋的形成”“暗恋的表现形式”“暗恋对少女情爱造成的影响”等等，她觉得这一选题不但会写出一定的质量，还讲出了她深埋于心中的话，可以说是“渐入佳境”。

没想到，小区楼下传来的一番议论和嘈杂之声，不仅仅打断了她的思路，还使她脸红心跳，叩击到了她心灵上的秘密。

沈立平作为29岁的未婚女子，也是有过暗恋对象的。

而她暗恋过的第一个男子，恰恰是至今没对过话的秦勇。

今天忽报猝死的明星级歌手。  
不过这个暗恋的过程很短，只是在听闻著名歌星秦勇就住在绿茵花园的一套房里之后。到听说秦勇虽然目前仍是单身，但他却从来不拒女色，相反他出入绿茵花园小区时，豪车里身旁总有一个，有时甚至不止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时，沈立平心目中幻化过的种种暗恋的画面，瞬间就如肥

皂泡似的破灭了。尤其是有一回，她恰好要步出小区，一眼见到秦勇驾驶的兰博基尼上，坐着一位浓妆艳抹的妖娆女子，那“暗恋”的痕迹更是被抹得一干二净。

甚至在以后想起来，沈立平都会在内心深处嘲笑自己，怎么可能会暗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

她暗恋第二个男人，是最近才有的事。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所长。

如同她曾经暗恋过秦勇，深埋在心底从不示人一样，察觉自己暗恋上了新所长，从一开始沈立平就知道，是绝不可能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的。

那时候她还完全没有见过他。是在听说了他即将出任文史所所长以后，她在网上只想了解一下新所长是何许人，什么路数，把他的名字一输入，简单一搜索，竟然有150多万粉丝！

事前她知道新所长是个名作家，万万没有想到，他也像歌星一样圈粉无数。稍一多按几个键，电脑屏幕上还出现了新所长照片。噢，原来前些年，上海的画报出版社，给这位即将上任的所长出过一本类似写真集的集子，集子名为《文学的足迹》，除了收录新所长的文学小传，还依照文学小传的顺序，配上了新所长人生各个时期的照片。

既然打开了，沈立平就不妨多看几眼，就是在看到新所长读小学时一张戴着红领巾的照片时，沈立平不由得喃喃自语：

“真可爱的小男孩。”  
好在是自言自语，没任何人听见。但这却是沈立平的心声。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间里，沈立平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如果这小男孩和我在一个班里，长大了我会爱上他的。

暗恋的情愫，严格地说就是在那一瞬间产生的。

说心里话，脑际掠过这个念头时，沈立平的脸颊都热乎乎的了。

好在这只是暗恋。  
这之后沈立平在书店里看见了一本新所长的小说，不是所长名声响遍全国的代表作，只是一本小说。本着读一下看看新所长真正水平的想法，沈立平买下了这本小说。

这和她以往的做法不一样，以往她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记下名字，她会先去图书馆借来读，觉得有价值，她才去买来。要不，塞得满满的书橱，真得腾一下才有地方放了。妈妈还老说，你现在安定了，除了做学问、写文章、写书，也得考虑点其他的事，想想个人问题了。你趁空理一下，不需要的书，我拿去捐给街道的图书馆。

没想到，一读新所长这本写内地农村的书，沈立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不是喜欢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她爱上的是作者的写法，比如他形容河流时，说远远地流过来的溪水，是有脾气的，春风泛滥时，平时性格温顺的流水发脾气了；又比如说他写山野，也不像其他人写什么空旷、苍凉，他写的是山野凉了、热腾腾地有温度；还有他写季节的转换，不描绘大自然，他说的是翻身了。春天翻了个身，夏天来了。脚下的泥巴，在他的眼里同样是活生生的，摸着是有感觉的。

从未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沈立平，读着反而觉得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所长说他是上海人，沈立平不知道他这些奇妙的又有些奇怪的感觉是怎么来的。这使得她意识到，所长能够全国有名，是有一点他的才华的。那种暗恋的情愫似乎又在看到照片的一刹那间加码了。

及至新所长走马上任，并宣布要在头两个月时间，和所内每个人谈一次话，做一番调研，轮到沈立平时，暗恋的情愫又一次加码了。

其实谈话进行得十分平淡，也相当平静。沈立平和所长隔着一张大写字台，相对而坐。沈立平有一丁点儿拘谨和不安，她不懂得所长看出了没有。全所五六十个人，轮到沈立平和所长交流时，已经有不少人向所长谈过，也还有不少人说：办公室没通知我呢！沈立平觉得，自己该是排在前不后、中不溜儿的吧。

所长显得很随意，办公室佟主任沏一杯六安瓜片茶来，郑重其事地把沈立平正式介绍给所长，说她是年轻有为的博士，是大学文科毕业以后，读的在职博士，也就是说她有工作经历，又钻研学问，现在是所里出众的副研究员。根据她的成就，不少人都说她可以报研究员职称了。

沈立平用一个甜甜的微笑感谢佟主任的介绍，然后把目光投向所长。不知道所长看出了没有，为这一次谈话，沈立平穿了一身出国学术访问时的套装。人们说，她穿上了这一身，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所长要是看出来，那就糟了。坐到所长面前，她陡然感到，不该穿得如此隆重。

掠过这一念头的同时，她的脸颊上热乎乎的，心中有些不安。她是很容易害羞、很容易脸红的。

若是这当儿，脸色再一泛红，那就太糟糕了。  
幸好所长显得很自在，在沈立平眼里甚至觉得他有点心不在焉、例行公事一般。

替他想想，也是啊！他要同五六位同事个个都谈，不腻味、不厌烦吗？

所长先请她品茶，说六安瓜片是名茶，佟主任对谈话调研很重视，特意去购来上好的瓜片。当沈立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以后，所长让她随意聊聊，近期的钻研方向，以及对所里工作特别是青年沙龙的科研，有什么建议和批评，不满意的方面也可以讲讲。并且还特意说，她个人在学术研究上，还有啥要求，同样可以提出来。

这些开场白，沈立平在谈话之前就了解过了。先和所长谈的几个人，事后都这么告诉她，让她放松些，想说啥就啥说，提点非分的要求也可以。

老生常谈的话让沈立平听得走神了，她双眼睁得大大的，目不转睛礼貌地盯住所长的两片嘴唇在动，耳朵里却没听清所长具体在讲什么，而是鬼使神差地跳出一个念头。成年以来，十七八岁成为大姑娘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单独和一个成年男子面对面坐着，况且这还是一个她怀有好感的男子、她期盼过交谈的男子，尽管他已经五十出头了。

（摘自《婚殇》，叶辛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